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張文祥刺馬案 第二回 訪名師歎此身孤獨 思往事慰長途寂寞

話說陸鳳陽見羅春霖要收陸小青做弟，才肯替陸小青治病。心想：我兒子經過多少名醫診治，都沒有效驗，並且都說已成了不治之症。眼見得是離天上遠，離地下近了，只要可以延長兒子的壽命，莫說要拜他為師，便是要給他做義子都可以。陸鳳陽心裡正這們打算，他妻子已開口向他說道：「拜師是好事，也是很容易的事。不過我曾聽說有徒弟要伺候師傅，無論師傅到甚麼地方去，徒弟都得跟著同走。不知道這位羅師傅收徒弟，是不是這般規矩？」陸鳳陽還沒回答，羅春霖已笑著搖頭道：「我收徒弟沒有這種規矩。我父親一生沒有第二個徒弟，所有藝業僅傳我一人。我今年五□歲，也還不曾收得一個徒弟。大凡一種絕藝傳人，非得有緣的不可。每有從中年就到處物色有緣的徒弟，一直到八九□歲臨終才得著的。也有至死不遇有緣人的。令郎能傳我的藝業，是令郎的緣分，於我並無好處。我在長沙若肯胡亂收徒弟，到此刻就沒有一千，也有八百個了。我於今替令郎按摩推拿，一年半載之後，使他的身體與尋常年齡相等的人差不多了，才可漸漸傳他的藝業。」陸小青聽了羅春霖的話，不待陸鳳陽夫婦開口，就雙膝向羅春霖跪下叩頭，口稱師傅，說道：「既蒙師傅救我的命，又傳我的藝業，真是恩同再造。就教我伺候一生，也是應該的，無不情願。」羅春霖欣然扶起陸小青來。從此，羅春霖就在陸家住著。陸小青無論吃喝什麼東西，都得由羅春霖察看仔細，限定分量，一些兒不許過多，也一些兒不許過少。初時，每日早晚替陸小青按摩兩次。平日陸小青夜間苦睡不著，現在經羅春霖一按摩，每次不待摩遍全身，就呼呼的發出鼾聲，極甜美的睡著了。每夜必俟陸小青按摩得睡著了，羅春霖才睡。恰好睡到天光一亮，羅春霖就起來替陸小青按摩。按摩的手段，彷彿魔術。分明精神抖擻眼睜睜睡不著的人，經他一按摩，就自然睡著了。疲倦到了極點昏昏欲睡的人，經他一按摩，頃刻之間，便見精神煥發，無纖微睡意。陸小青夜間被他按摩得睡著了，天明非待他按摩不醒來。是這般調治了一個月，陸小青的食量也增加了。遇著有趣味的事，或聽了有趣味的話，也覺著高興了。羅春霖才傳他幾下拳腳工夫。這種治療慮弱的方法真妙，只有一年多的時間，陸小青已變成一個極精幹極活潑的青年了。陸鳳陽夫婦感激羅春霖自不待說，只是陸小青堅弱的身體，經羅春霖一年工夫就調治的壯健了，而陸鳳陽夫婦本來康健的身體，這一年來倒日甚一日的衰弱了。少年人的虛弱有治法，老年人的衰弱無法治，從得病不到半年，夫婦都相繼去世了。

陸家世代務農，陸鳳陽到中年以後，自己才不打火腳下田做工夫了，請了□多個長工，由陸鳳陽指揮耕種。若是陸小青不改業讀書，陸鳳陽夫婦雖死，農事也還能繼續下去。既是從小就寢饋在讀書裡面，對於農事一點兒不知道。年紀又輕，又沒有叔伯，這們大農家的門面，當然不是他所能撐持得住的。陸鳳陽夫婦的喪葬一了，陸小青便將田土招佃戶耕種，辭退了□多個長工，迎接羅春霖來家，專心一志的練武。這也是合該羅有才的本領應得傳人，陸小青剛得了羅春霖的真傳，羅春霖就一病死了。陸小青家中雖有些遺產，然因沒有妻室，又沒有其他骨肉親人。便懶得在家撐持門面。他從小原是讀書望科名發達的，只因身體虛弱之後，與他相關切的人，都力戒他不可再近詩書，羅春霖也不許他再用心思腦力。在書裡面受了痛苦的人，又已改變了途徑練武，對於詩書文字，自然不願意再親近了。科名發達的心意，因此也就沒有了。他自有生迄今，終年固守在家，不曾到外面遊覽過。於今一戶熱烘烘的人家，轉眼就只剩下了他一個孤單的人，在家也太覺得寂寞寡歡。他心想：我從恩師練了這一身武藝，若仍和往日一樣，終年拘守家園，不但單身寂寞，生趣全無，並且也太沒有出息。曾聽恩師說過，欲求藝業精進，必須多與名人逸士交遊。所以古時有本領的人，無有不出外求師訪友的，我現在娘死父不在，一身無望。一無叔伯兄弟，二無妻室兒女，再不於此時出外求師訪友，更待何時？主意既定，便將陸鳳陽遺傳的產業托付一個公正族人經管，獨自帶了些盤纏，出門遊覽。

長沙省城他雖跟著陸鳳陽到過幾次，不過那時還是在小孩子時代，糊裡糊塗的，只知道比瀏陽鄉下人多，熱鬧而已。至於常會五方雜處，交通便利的地方，實為奇才異能之士薈萃的場所的道理，是不懂得的。並且那時正是沉迷於書，便懂得這道，也不知道去訪求請益。這番特地為求師訪友出來，所以從家裡出門，就直向長沙進發。自他家到長沙省城，只有二百多里路。若是平坦大道，至多不過三日的程途，只因那一帶地方，曲折多山，山路極不易走。尋常人行走起來，總得走四五日。陸小青沒有急切到省的心思，只緩緩的隨著腳步走去，正是八月間天氣，白天還很熱燥，行行歇歇，一日只走三四□里山路。遇著清爽些兒的飯店，就停歇不走了。是這般一連走了四日，這日是中秋節了。一面走著，一面心想：今夜是中秋佳節，須檢一家四週風景好的飯店歇下，夜間弄些酒菜賞月。雖在客中，也不可太辜負了良宵。

陸個青雖有這般雅致，不過一路走來沒有一家風景稍好的飯店，鄉下的飯店，必相隔□鄉里，才有三五家連在一處，有飯店的地方，便是一個小市鎮，一錯過了這市鎮，又得多行□多里。陸小青在將近黃昏時候不曾落店，再走不到□里，天色便已快要黑了，打算加緊些腳步，趕到前面市鎮上，不問四週風景如何，只得歇宿了。正急急的走過一座山嶺，忽見山底下有一所很高大的廟宇，雖天色已經向晚，看不出房屋的新舊，然那雄壯的形勢，是可以看得出來的。廟裡鐘聲梵樂，熱鬧非常，使人一聽就知道廟裡正做功德。陸小青聞到這種聲音，不知不覺的觸動了他一樁心事。

是一種甚麼心事？他想起他父母去世的時候，請了紅蓮寺□幾個和尚做道場。那夜用許多張桌子，搭起一座高台，方丈和尚上台放鉢口，不知怎的那台搭的不牢實，方丈和尚止抓著饅頭往台下扔的時候，突然「嘩喳喳」一聲響，高台傾倒下來，方丈和尚已有五六□歲了，那台一倒，大家都嚇的大叫起來。以為老和尚倒栽蔥跌下，必跌得頭破血流，不死必得重傷。誰知在台下年輕的人倒有好幾個被台壓傷了，老和尚卻安然立在地下，連驚慌的神色都沒有。

於是一般人都說，這是陸家的福氣好。若把老和尚跌死了，紅蓮寺的和尚是斷然不肯善罷甘休的。因為紅蓮寺是一個很大的從林，寺產極豐富，寺裡常住有百多個和尚。那方丈和尚法諱知圓，知識高妙，品行端方，在紅蓮寺住寺了二□年，寺裡的清規是再嚴沒有的了。知圓和尚是喜與人方便，寺裡每年有三四千租谷的出息，穀價比一般富戶便宜□之三四，只是不許買了他的谷，搬運到幾百里之外去，也不許數□石數百石的整買。知圓和尚說：「這人能一次買數□石谷，不待說是有錢的人。有錢的人，不應該爭買窮人喜買的便宜谷。至一次能買數百石的。自然是谷販。我與其賣賤價給谷販賺錢，窮人一般的得不得好處，這錢我何不留給自己賺呢！」每年到青黃不接的時候，附近數□里小農家，都可以到紅蓮寺借谷。秋收後一石還一石，並不取息。要借錢做種田資本的，也是一文息錢不要。鄉紳官府都因知圓和尚這般慈善，又有才學，無不歡喜與他往來，他倒輕易不到鄉紳家去。至於縣衙府衙，更是慇懃迎接，他也不肯走動的。他時常向人說：「我們出家人，只一走動衙門，結交官府，便不愁不造出種種的罪孽來。既是名心不死，何必出家做甚麼呢？」紅蓮寺的和尚，不問年齡老少，在寺裡的名位大小，沒有一個不循規蹈矩的。有時在路上行走，遇著婦女，和尚總是遠遠的就低下頭來，揀寬闊的所在立住等候，必讓婦女走過了才走，從來沒有敢多望一眼的。有婦女到寺裡燒香，知圓派定寺裡招待的和尚，年齡多在六□以外。俗人想出家的，往旁的廟宇裡受戒都容易，惟有在紅蓮寺出家，真是比登天還難。不問這人在俗的時候人品如何好，學問如何好，身家根底如何好，要想在紅蓮寺受戒，可不是一件容易辦到的事。寺裡的伙食，粗惡到了萬分，便是當乞丐的也吃不來。這還在其次，最使人不容易遵守履行的，就是那戒律細如牛毛，一舉一動，一言一笑，都有一定的規則。偶一失錯，處罰極嚴。那怕在俗時是個很有身分很有名望的，或出家時的年紀已很大的，也和責罰小孩子的一般責罰。連受到三次責罰，就得被驅逐出來。因此出家人能在紅蓮寺受戒的，不但俗人都特別尊敬，便是遊方到各地寺院裡掛單，各寺院的當家師，都得拿他們當高僧迎迓。知圓和尚平日是不出寺門，去拜訪他的也不肯輕易接見，惟有請他講經，或死了人請他做道場，他說這是度人的大事，從來毫不推諉。因他有這們多難能可貴的地方。四週幾縣的人，異口同聲的稱他為活菩薩。

若這夜因在陸家放「鉢口」跌死了，休說紅蓮寺的和尚不肯善罷甘休，就是遠近的地方上人，也都要責備陸家不小心，非還出他們的活菩薩不可。當時既不曾跌傷，有的說是陸家福氣好，合該不遭人命，有的說這不干陸家的事。像知圓和尚這樣的活菩薩，

本應該有百神呵護，逢凶化吉，遇難呈祥，豈有這般慈悲好和尚，會得這種慘結果的道理？陸小青當時也立在台下，看了只覺得太奇怪：知圓和尚是坐在一把太師椅上仰天向後倒栽下來，照理應該頭先落地，被太師椅壓住。既不然，也應該隨著桌椅倒下，躺在倒塌的桌子旁邊，何以分明看見倒栽下來，落地卻直挺挺的立在離倒塌的台很遠呢？並且知圓和尚年紀已有五六□歲了，平時舉動雖沒有老態龍鍾的樣子，然地方上人都知道他是個文弱書生出家的。因他初到紅蓮寺當住持的時候，年紀才得三□零幾，簡直是一個斯文人。他自己說二□歲進了學才出家，可知不是個強壯矯健的人。陸小青為此不由不覺得奇怪。不過那時因父母去世，心裡方在悲哀，只要老和尚不曾跌傷，便是萬分僥倖。一時須忙著救護台下壓傷的人，這種覺得奇怪的思想，僅能在腦海裡面略轉一轉，立刻就消滅了。幾年來偶然想到這上面，仍覺得是一件不可解的事。

他也曾拿這事與年老及自謂明白事理的人研究。年老及自謂明白事理的人，反大笑說道：「你怎的忽然這們糊塗了，這是很容易瞭解的事。一因知圓和尚是個有道德的高僧，應有神靈保護，不使他跌傷。二因『放箴口』是賑濟孤魂野鬼，那些來受賑濟的孤魂野鬼，感知圓和尚的德，見知圓和尚有難，正好齊心合力的擁護，以圖報答。有了這兩個原因，台就搭的再高些，也不至於把他跌傷。還有你父母的英靈，更不能不竭力把他扶住，如果跌死在你家，你是逃不脫的一場人命官司。你父母念你年輕，沒有幫手，如何能遭得起這種人命官司？所以只好在暗中將知圓和尚扶住，好好的腳先下地，不使跌倒，假使不將知圓和尚扶得離台遠遠的站住，仍恐怕被倒塌下來的桌椅跌傷了。你想，若不是有這們多鬼神在暗中保護，五六□歲的老和尚從一丈多高的台上倒下來，能有那們平安無事麼？你要知道這些話，不是我們憑空捏造出來說的。當時我們圍住知圓和尚問，何以好好的站住，一點兒不曾跌傷？知圓和尚就說：「想必是有鬼神護佑，若不然，骨肉都已跌碎了，哪裡還留得下性命，」陸小青聽了這些議論，口裡不能反駁，心裡總覺得鬼神在暗中保護的話太沒有憑據，只是自己仍想不出有憑據的道理來。這事擱在心裡幾年了，此時聽得寺裡做功德的聲音，所以不知不覺的把這樁心事觸動了。

當下，陸小青心裡尋思道：「我不曾到過紅蓮寺，只聽說從我家到長沙去，須走紅蓮旁門口經過。我小時候雖走過這條路，然那時不關心，不知這廟是不是紅蓮寺？此時天色已經昏黑了，若是紅蓮寺，我何妨就在這裡借住一宵。聽說紅蓮寺的和尚，都肯與人方便。孤單客商錯過了宿頭，及窮苦文人在外遊學，到了這地方，無錢到飯店歇宿的，去寺裡借宿，無不容納，並有很整齊清潔的被褥，次早還留吃一頓早餐。每年這筆接待俗客的費用，卻不在少數。那□幾個曾在我家做過佛事的和尚，或者還能認識我，即算不認識，說起來也應該記得。」陸小青旋尋思著旋向山下走。不知這廟是不是紅蓮寺？且待第七□三回再說。